周易衍義

五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衍義卷五

元　胡震　撰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元亨利貞乾坤四德人者天地之心賦予之際吾心自具一太極則四德自得於一已一物各具一太極則四德同得於萬物是元亨利貞四德人已同然之

天也羣心之隨而四德兼備不失其同然之天而足以保其隨羣心之隨而四德之一缺則失其同然之天不足以保其隨且自四德言之體元足以長人體亨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有此四德則足以協一天下之隨我而无異心處隨之盡善也類而推之己之德人君之從諫學者之從師事機之從宜皆要明此四德而後无咎昔鄭叔段得人心之隨矣然無德而得鄭衆適所以為咎齊桓常得人

心之隨矣然無德而得齊衆適所以為咎魯李氏得人
心之隨矣然無德而得魯衆適所以為咎此人心之
隨其依依之衆固可喜也盛德之從其顒顒之望亦
可畏也隨之為卦以卦變推之自困来則九来居初
自噬嗑来則九来居五自未濟来則兼此二變皆以
剛下柔以貴下賤之義此物之所以說隨也以卦德
言震動於下兑說於上下動而上說或說而動或動
而說此物之所以說隨也以序卦隨次於豫豫之為

義彼此和樂上下順動此卦序之所以為隨以二體
言震男居内兊女居外少女從長男卦體之所以為
隨以二象言雷震於澤中澤隨雷而動此卦象之所
以為隨彖曰隨剛来而下柔動而說隨此以卦變卦
德釋卦名也又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
義大矣哉此總其大要推其效驗以釋卦辭也程氏
曰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
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正隨而不正則枉道以從

欲此乃隨之過也故卦辭曰元亨利貞无咎隨之所以能大亨者利於貞正而後咎可无也楊氏曰柳下惠聖之和伯夷聖之清可謂聖矣不若夫子聖之時以其泥於一而不知變也故失之隘失之不恭安得夫所謂大亨无咎之義聖人之所隨者時也時有消息盈虛不可以一槩論嫂溺援之以手固非禮也時之所在權亦隨之抱橋之信非無信也不知天時所在死將隨之善趨時者烏可執一歟聖人能隨時天

下之人隨聖人之時其為義也可謂大矣又曰非達權知變者不足與語隨時之義此卦其變為蠱卦其象雷在澤中隨之象也其占利於正則大亨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發聲於震之春收聲於兌之秋由震而兌雷藏澤中與時休息為隨時之象曰出於東方之震入於西方之兌自震而兌自明向晦出於明者至晦而入也勞者宴作者息矣所以用隨也天地之隨為晝夜為

寒暑為古今君子之隨為動息為語默為行藏一晝夜之頃而動息隨之況於消息盈虛之大者乎向晦如日之没光入宴息如雷之收聲程氏曰禮君子晝不居内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出門交有功出門者公也

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以為惡苟以親愛私暱而隨之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夫初九之官有渝而貞吉者隨時變易而不失其正理事有萬端時有萬變或隨時而用經或隨時而用權或隨時而用寛或隨時而用猛或從上之所命或從下之所宜或從智者之特見或從愚者之一得所隨不同而皆正理之是從此貞吉也以此正道出而交際必

能以大道為公不昵親私不立町畦而可以成隨道
之善象曰從正吉也又曰不失也因其從正之吉推
其不失之功聖人之言功固以道為主非世俗功利
之比也雖然明道不計功此聖賢之本旨也子路於
管仲以功言管仲有九合之功子路無一日之烈然
子路則曾西蹵然畏之管仲則曾西艴然鄙之何哉
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則為之詭遇而
有獲者也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功利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是知隨之初九不必憂其出之无功當憂其渝之失正楊氏曰初九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發大難當大變決大議者乎主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正開天下之大公未見其濟也故正則吉公則不失董公進發喪之議而名項為賊故王𫝊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

李德裕之賢故捻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无功也
出門而交震出而交兊此動而彼說隨斯有功而不
失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與小人合則與
君子離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柔而无立初陽在下
小子也二則從而係於初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則
遠而失之係非所當係失非所當失二則昏愚之甚

也二之係小子而失丈夫者必其親便佞而失正直親善柔而失信諒親便僻而失多聞陳相係許行則失陳良矣范增係項羽則失高帝矣李陵係匈奴則失武帝矣係邪則失正此理之必然也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雖然天理人欲不容兩立為六二者能閑邪存誠遷善改過使一心之中塵淨鏡明則又何有小子之係丈夫之失哉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

而柔不足以自立故也六二陰不足於明又不足於斷不足於斷故不能違近而趨遠不足於明故兩者之間不知所擇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九也六三與初九同體近係於九四下失於初九舍初從上是舍下隨上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得隨之宜也人之隨於上而上

與之凡所求皆可得也然又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故云利居貞夫去邪從正固隨道之善而心術不正尤失之大者也孺悲欲見孔子似若得所從矣而夫子不之見何也謂其志之失正也滕更之從孟子似若得所從矣而孟子不之答何也謂其志之失正也是知隨之為義大矣哉附羣枉而失衆正固不可附正人而枉一己尤不可必外不失人内不失已方為隨道之善象曰志舍下也上隨九四之丈夫下舍

初九之小子所隨若是疑無餘說矣當隨之時有賢
賢長長之志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此隨有求得也
司馬溫公曰三无中正之德而不凶者所隨得其人
也故君子謹志所從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小者
之贛則有危亡之漸易曰係丈夫失小子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得天下之心致天下之隨君道也九四以陽剛之才處

大臣之位逼君位之近而得人心之隨雖正亦凶況不正乎唯中有愛君之誠外盡為臣之道全之以明哲之節斯能保其功名而无危疑之凶夫莫難處者大臣之位不難處者亦大臣之位隨之九四謂之貞凶以其勢也謂之何咎以其理也所謂隨有獲貞凶者以人君則惟已之隨而有擅執國柄之嫌以民庶則惟已之從而有自作威福之議望尊任重其位若難處矣然使誠信孚而信道明則可以正道而致其

君於安富尊榮可以此道而致其民於平定安泰可
以使諸侯尊天子可以使一世由綱常无逼上之嫌
无專國之過无玩威權之失上安下順其位有不難
處者矣自夫人不明此義然後竊君權之罪形祿去
公室之釁起使斯道洞明於胸中則雖處盛世其變
釁齊慄固不至若是也象曰其義凶也謂其勢之盛
有凶之義也又明功也謂其理之正有明哲之功也
警之以貞凶誨之以何咎聖人之立教明矣程氏曰

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伊尹周公孔明是也其次如唐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中有誠信而處无甚失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嘉善也嘉謀嘉猷嘉德嘉績皆善也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爲悅隨之主應六二正中之臣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吉孰大焉隨以得中爲善隨道之吉唯在從善從善之誠既至則從善之福亦至世之人

君如其善而莫之違則為納忠為容諫為尊德樂道以之興邦可也夫如是何惡於隨如其不善而莫之違則為茍從為輕信為無定見以之喪邦可也夫如是何取於隨昔者周王悞信褒姒而致犾戎之禍二世悞信趙高而致咸陽之變漢武悞信王恢而致馬邑之敗所隨不善凶固如此九五之孚於嘉吉必其唯臣下之嘉謀嘉猷嘉德嘉績嘉師之是信是從所以吉也其堯之舍己從人高祖之從諫如流太宗之

導人使諫歟象曰位正中也謂其居中正之位備中正之德而下應乎六二中正之臣其所孚者固有中正之美德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以柔順之德居說隨之極得民心之隨固結而不可解無以為喻若有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又若有繫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況復

可得間而離之乎昔者太王王季文王之亨於西山得人心之從而不可解也西山岐山也謂之拘係見人心之始不去也謂之維之見人心之終大同也周之興王業自其由豳而遷於西山有以開王道之基自其遷豐而出於西山有以衍王道之傳是非周家强人心之我從也理義浹洽乎人心德澤洋溢乎四境人心自不能不隨也周家非能計王道之興也天下於此乎歸往忠良於此乎戴翼王道自不容不興

也自時厥後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三千臣則同心以八百國則自會民心之隨與西山之隨無異向故其壹戎衣而天下定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則王道之興肇端於西山而成功於鎬京也象曰上窮也謂其居一卦之極而得隨道之極致也文公曰當隨之世陰柔不能自立必附陽而後能有立故三陰爻皆言係取依係於人而能立之象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左氏傳曰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曰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自古治必因亂亂必開治理自然也蠱之所以元亨者以能飭之耳飭之則弊

革事理而可致大亨也事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如涉大川之為利又當知先甲後甲之義以新天下而埀後世也夫欲通治道者必先於濟世變欲濟世變者必先於法天道天下否泰之相因未有傾否而不泰者天下剝復之相仍未有終剝而不復者蠱之所謂元亨者以蠱亂之際不能无危天下之溺自我援之變故之衝自我救之羣言之風波人情之險巇自我平之解中流亡楫之變平生民險巇之危則治

道始得而亨通然推行於事為之粗未嘗不盡乎天地之妙先甲三日而謀之所以法天道之辛而新天下之治究其弊之所以然致其振作整新之功後甲三日而謀之所以法天道之丁而致其丁寧審覆之意患有未盡除利有未盡興弊既去而復生又慮其所將然致丁寧告戒而思備之之方先甲後甲所以法天道者又所以為濟人事之本歟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剛上而不降柔下而不升則上下之情

兩隔而不通巽順而不健艮止而不行則上下之材兩弱而不立天下之事得不壞乎此卦之所以為蠱又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事之壞者又當振而起之往有所事見險而動動則濟險矣所以能致治也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所將然先甲三

日後甲三日而為之慮所以能飭蠱而有元亨之治也蓋洪濟艱難力扶憂危此飭蠱之始事先天以謹其始後天以謹其終此飭蠱之中事四海會通羣生底乂此飭蠱之終事楊氏曰宣王當厲王无紀綱文物之後宣王振而起之復文武之境土復會諸侯於東都而其所以振而起之者以北伐玁狁南征蠻荆涉大川以此而已朱氏曰漢嘗削諸侯之地矣唐嘗討弑君之賊矣令下而兵起言出而禍隨昧治蠱先

甲後甲之義也此卦變為隨卦其象風回山下蠱壞
萬物有蠱之象其占往而有事則元亨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之為物以止靜為體風之為物以散動為用此有
事生於无事之地然也故為蠱之象君子以謂天下
大事常伏於无事之際也故平時暇日其於民也務
振作其氣使之力所謂相養之道而无廢惰自安之
人其在己務涵養其德使之日新又新而无逸豫自

止之意則君子之所謂事无有外於此二者中庸成物智也成己仁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育德者振民之本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者事也諸爻皆取幹事為義蠱非創始之事蓋嘗作之而弊壞者敝而改為則治矣初六一爻居卦之首前无先之者父没子繼之象故云考承父已基之

事能幹父之蠱則有子矣有子則考乃无咎若武王
言惟朕文考無罪同意然初六在下无應巽體柔弱
子幹父事必克濟則不累其父故能厲則可以終吉
夫天倫之重莫重於父子父之與子本一體而分喘
息者也已之德善即親之德善已之功烈即父之功
烈子幹父蠱必有以振其父之所未舉者必有以理
其父之所未修者必有以飭其壞之未去者然後能
不累其親然保其基業守其宗廟永有名譽豈易言

哉危懼不忘尚可克終慢忽一萌凶即隨之要必如臨深淵如履薄氷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常懷惕厲可以終吉也象曰意承考也謂幹蠱之意在於承其父事是道也知傷其身是傷其親之旨者可與語此知夙興夜寐无忝爾所生之旨者可與語此知洞洞屬屬如弗勝如將失之意者可與語此彼有不知此身為親之枝而不敬者是不孝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以陽剛之臣輔柔弱之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故取子幹母蠱為義子於母以柔則合以剛則睽父道配天天主乎剛必剛健中正而後合其德母道配地地主乎柔必柔順含洪然後合其德令子之幹母蠱者內政之未修者修之內事之未飭者飭之母儀之有條緒者則輔佐之冢婦介婦之有職任者則分畫之從容和緩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使之身正事治足矣曰不可貞不可

貞固盡其剛直之道若伸己剛直之道遽然矯拂則
傷恩所害大矣又安能入母之心或曰預外政者非
婦人之事六五母道而止乎外九二子道而巽乎内
正以母干外政而有蠱壞事為子者當巽順將承柔
聲微諫使之身正事治則為孝也又曰子事父母非
有二道聖人於初六則垂惕厲之訓於九二則垂不
可貞之戒何哉曰初以柔而任父之事則當自戒其
柔而不勝二以剛而任母之事則當自警其剛之過

尤各舉其偏者而言也合而言之行父母之遺體者均之不可无危懼之心任父母之所事者均之為不可有堅正之過象曰得中道也謂不固執其剛而行之以巽剛柔相濟得中道也是道也非特子之於母為然以陽剛之臣輔柔弱之君亦類也孟子事齊王齊王之弊政固多端其君好樂輒不能正之以韶濩之樂故以與民同樂之事勉之其君好色輒不能亟正之以不邇聲色之事故誘之以太王之事其君好貨

軻不能亟正之以不殖貨利之事故誘之以公劉之事是以巽而入乃聖賢之所常行而固守以盡其剛直亦未必能入之也雖然事親主恩事君主義又不可以一端求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任父之事而得失之相參九三是也夫行无專制事无由已有隱无犯子道之善也九三幹父蠱而有悔者必過剛失中改其親之弊政或不能无更革之迹

修其親之廢緒或不能无作為之過故有小小之悔然曰无咎者巽而得正能誨而行不終於專制所以无咎雖然天下之理介於毫釐之間察之不精而害道者不少父有爭子則不陷於不義而申生之辨適以陷父則剛亦患於過中也子從父令不足為孝而舜之克諧未嘗以順廢人之大倫則巽尤不可以失正也夫剛而中巽而正子道之備也何至如九三是非之相雜哉童溪曰九三剛過父之爭子也不從其

令以爭此小有悔也然其爭也所以免父於不義謂
之非孝可乎此君子之所予故小象曰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當頹敗而振起之斡父之蠱也當頹敗而委窳之裕
父之蠱也六四以至柔之才爻位俱柔體艮之止止
者怠柔者懦是无斡蠱之才安往而不吝父有作室
曾不知勤其肯堂肯構之事厥父菑曾不知勤其肯
播肯穫之事厥父翼曾不知勤其弗棄基業之事精

銳銷於退縮振作壞於廢弛寛裕偷安以治其蠱不知與智補弊之為力適所以益增其蠱也是以往而吝持是以往吝道也象曰往未得也謂其寛弛其親之弊事故有所往而无所得也嗚呼伯鯀有敗斁之事而禹能克勤修之故能致鯀之配天蔡叔有惑亂之事而蔡仲以能慎理之故能使蔡之傳世非惟子道惟臣亦然率作興事屢省乃成臯陶所以事虞舜王事多艱不遑寧居南仲所以事文王不留不處三

事就緒休父所以事宣王使數君子處大臣之位而以寛緩處之其悔吝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子勤父事則為孝臣勤君事則為忠也或曰益長裕而不設則為善此之裕則為吝何也曰益之裕寛洪廣大而无迫切之意此之裕寛緩廢弛而无嚴密之規故不同也程氏曰四所處得正故為寛裕以處其父之事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以柔順而无應安能往濟楊氏曰初六九二九三幹

欽定四庫全書

蠱之後事之壞者亦少飭矣曰裕父之蠱勸以寬也曰往見吝往未得戒其迫也此惠帝欲有爲而曹參守蕭何之規而无爲以成清靜寧一之治六四是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創業開基之事非剛明之君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茍能用賢則可以爲善繼而成令譽也蠱之卦初六之小臣倡其幹九二之大臣柄其幹九三之近臣勇於幹九四之大臣致於裕六五以柔德履尊位

繼父而成幹蠱之治下應九二陽剛之臣是能用其
譽髦之臣承以衆賢之德正禮樂明紀綱修制度新
士習宣教化覲前人之耿光揚繼世之大烈幹蠱而
用譽是為善而貽其親之令名也太甲成王皆以臣
而用譽者也象曰承以德也謂其有柔中之德而繼
成其親是以用致令譽也昔武王致文王之治大勲
未集天下猶蠱亂也朋家作仇民志猶蠱惑也武王
於此繼志述事幹文王欲治之蠱成周家无窮之休

故夫子稱其達孝又曰一戎衣而天下定身不失天下之令名則武王於幹父用譽之道其善矣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有事之初退避於无事者非臣道之正无事之後必欲其有事者亦非臣道之正蠱至上則是蠱壞之事皆為初六九二九三六五幹濟之矣幹至五而用譽无復蠱之可幹況上九陽剛居上下无應與又居艮體在事之外此賢人君子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

也當此時而依阿取寵枉尺直尋无高尚之節則有
失巳之耻矣小象曰志可則也謂其處无位之地无
任事之責自守如此所存之志可法則也雖然士之
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遇於時而高潔自守
者有知止知足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而不求
人知者有靖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
處雖有大小得失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嘗觀之
泄柳閉門不內干木踰垣而避其失也傷於迫切而

不洪樂正之徒哺啜張儀之爲妾婦其失也淪於卑
賤而可恥得失雖有小大之殊然臨與不恭君子不
由也唯聖人得禮義之中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
久則久可速則速矣未嘗局於一偏也韓文公曰使
蠱之上九居无位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
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冐進之患生曠官之刺
興志不可則而无不終无也論至於此則知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唯蠱之上九則可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喜陽剛之長幸君子之得時憂陰柔之長慮君子之忘戒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臨者二陽方長之卦二陽浸長而徧臨四陰此吾道之元亨而利於貞正之會也然自古天下未有治而不亂陽始於復而臨次之

陰始於姤而遯次之自復而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大壯五陽為夬六陽為乾乾之後一陽又生而為姤二陰為遯由復至遯恰八月也二陽長而為臨二陰長而為遯聖人體天以臨民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當臨而戒遯故曰至於八月有凶陰道長而陽道消君子當知所戒也夫天下未嘗无君子亦未嘗无小人此盛則彼衰彼長則此消必然之理也泛觀古今之變元帝之世領尚書者望之周堪居拾遺者

更生金敵四賢並進天子嚮納亦可以言剛長矣未幾而入恭顯之網靈帝之世陳蕃竇武同奬王室膺滂勲瑜共參政事名賢協心士流望治亦可謂剛長矣未幾而飲曹王之毒神龍之際以張易之張昌宗則誅戮矣以張柬之崔元暐則鳳閣鸞臺矣然二張之肉未寒而三思之熖已熾開元之際以蕭至忠岑義則染刃矣以張九齡元之則拾遺紫薇矣岑蕭之骨未朽而林甫之齒已利是則以柔消剛小人固有

餘罪盛而忘衰治而忘亂在君子亦不為无過也彖曰臨剛浸而長所以為臨也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内說外順不事矯亢足以為大亨以正之本而无所忤剛中應君不事謟佞足以為大亨以正之本而无所屈以說順剛中而得元亨利貞純乎天理者也又曰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此言八月之近陽不久而為陰所消不可不備也聖人之於君子其許之也至其警之也深楊氏曰浸而長則

莫之忌説而進則莫之拒中而和則莫違能此三者
則大亨矣然必正而後可是三者有一不正浸則姦
説則諂和則流蓋正者天之道也程氏曰剛正和順
合天之道以此臨人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在
卦取自上臨下臨民為義此卦其變為遯卦其象地
臨於澤以上臨下之象其占大亨而利於正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地臨於澤是為以上臨下之義以剛臨柔

之象君子觀臨下之象體澤之漸濡有與而无竭則教思无窮宣明道化使小人皆為君子之歸體坤之博厚有容而不隅則容保民无疆撫綏海宇使小人終不為生民之害教化之澤悠久无斁容保之功廣大无間人君以此為臨民之道人臣以此而輔臨民之政又何有乎八月之凶耶教之而倫理明保之而生養遂所以用臨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天下无兩立之理以忠臨佞則忠者吉以直臨邪則
直者吉以善臨不善則善者吉臨之初九以陽剛之
長而咸臨四陰之象非曰以知術而臨之非曰以黨
與而臨之非曰以權勢而臨之以德則剛以位則正
是初九臨四陰臨之以道德之正臨之以仁義之正
臨之以議論之正故得吉也象曰志行正也志在於
行其貞正之道也程氏曰咸感也六四居近君之位
初得正位與四相感而應是以正道為當位者所信

任獲乎上有道而得行其正是以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未順命也

九二以九言之則剛以二言之則中有剛中之德以咸臨四陰宜其以己觀之則无不利以事推之則无所不利也夫九剛也剛則不屈於人欲不牽於邪念不至於僉壬其至誠无息其浩然無餒大勇无挫以此而咸臨羣陰自吉无不利二中位也中則无太過无不及其說順也无諂佞其介特也无矯亢清不流

於臨和不流於不恭以此而咸臨羣陰自吉无不利

小象曰未順命也九二以剛中應君所順者在道未必順君之命而吉利也雖然順命之說有二人臣之事君當匡救其惡之時則順命之說為非當將順其美之時則順命之說為是君命未當固不必其皆順君命既當則惟恐其不順爾程氏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主其交之親故見信任而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

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居下卦之上陰柔説體不中不正又乘二陽之進故不安而以甘説臨人失德之甚无所利也既知危懼而憂之持謙守正至誠自處則无咎也夫辱已佞人固小人之詖行遷善改過乃君子之盛心宣孟為仁為義而終不能全一身之節裴度有功有德而

終不能托六尺之孤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未嘗不惜其不終為君子也夷之從墨子而從受孟子之責陳平諛呂后而終能服王陵之義此不克厥初圖惟厥終吾未嘗不嘉其不終為小人也六三所謂甘臨者其便佞其善柔其便僻違道干譽脂韋嫵媚以甘說臨人祇見其反道敗德傷風壞教何所往而利然天下之生同一元氣降衷之初本无君子小人之分謂其小人者特其稟氣之偏為習俗之誘爾使六

三知甘言之為非能憂其不中而思其中憂其不正而思其正則其天者全而君子之道在是矣何咎之有象曰位不當也謂其陰柔而不中正所以有甘說之慝曰咎不長也謂其知甘臨之失而憂懼自懲其過咎之所以不長也臨卦剛長泰來之時豈容小人以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六三知時識變懼而憂之則反善之心生可以補過矣此一爻聖人開小人以遷善之門自新之路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居近君之位切比下體是與下至相親臨者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下應初九陽剛之賢有委己用人之美无妬賢嫉能之心以是而臨下臨之至也所以无咎夫以四之所處而言柔而得正无邪柔之失无側媢之態无偏黨之累正己如此此至臨之所以无咎以四之所應而言柔而應剛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

民親賢如此此至臨之所以无咎象曰位當也聖人
贊以位之當非竊位蔽賢者比矣雖然正已而後可
以親賢彌子未嘗不欲向孔子而孔子不主之為其
不正也陽貨未嘗不欲任孔子而孔子不從之為其
不正也在已能賢然後賢者以類從天下未有小人
而能任君子者也朱氏曰臨以大臨小四居下之上
為五所任而比於下得君而近民者也臨道尚近臨
之至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充明德之全體則能全君道之大用臨之六五以柔
中之君不自任其聰明不事機巧不衒知術與九二
剛中之臣相應而推誠以任之任賢以臨下此乃大
君之知也此乃大君之宜也吉可知矣昔者堯之知
曰如神矣舜之知曰大知矣而堯舜不自用其知考
之當世司歷象者有人平水土者有人典禮樂者有
人明刑弼教者有人堯舜之為君也行其所無事已

況臨為君子道長之卦而六五又以柔中而應剛中之臣則其所以君臨天下者必合天下之聰以為聰合天下之明以為明故曰知者无不知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急親賢也若夫指鹿為馬其知為何如此又君之蔽於明也象曰行中之謂也唯其能知此中理是以能行此中理也此其所以為大君之宜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此先民之格言所謂敦厚乃天

理之本然人心之同然有時而流於薄非性之罪也人惟性其性則深厚之德著焉是以有臨則能處順持正能應剛重道未有不善終者人惟不知性其性則浮薄之行形焉是以有臨則為輕已傲物為忌賢嫉能未有能善終者也上六之敦臨者處坤厚之體居无位之地柔順得正能以厚德樂善之心從二陽之君子以敦厚而臨禮義不愆福慶咸萃内而禔一身外而福天下遠而弭八月之凶皆自此厚德而基

之爾象曰志在内也上六敦厚而從二陽之君子吉
且无咎宜也況上六與六三為應使上六不敦厚則
為六三甘説之小人誘引之矣又何吉焉楊氏曰臨
之世二陽方長而六五之君任之六四之近臣應之
上六无位之賢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宗廟之禮所以致誠敬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之初迎尸入廟天子涗手而後酌酒涗謂之盥酌酒獻尸尸得之灌地而祭謂之祼祼之後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謂之薦故獻之屬莫重於祼而盥者未祼

之時精神專一誠意未散不言之信發而爲敬順之
貌者顒顒如也故下觀而化金聲而玉振莫不有敬
順之心及其薦獻禮文繁縟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
盥之時矣觀之一字視於物則爲觀爲觀於下則爲
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爲觀於下也君子居上爲天下
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民觀仰而化故爲天下之
觀當如宗廟之際祭而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
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觀之爲義聖人以

德望而示人者也然聖人雖有以示人而所以示民者不在於粗迹猶祭祀之際見其盥潔之誠不見其薦獻之物正所謂上以神道設教則下以誠心從教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聲色化民是為末務聖人以神道設教想其未嘗示慶賞以為觀也不賞而民自勸未嘗示威怒以為觀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未嘗示足恭以為觀篤恭而天下平如祭祀之際有誠敬之可仰无

物象之可見未施信而民信未施敬而民敬惟見天下遷善遠罪不知王化之所由出作入息不知帝力之有在有孚則人心咸信也有孚顒若則人心信而仰之也以盥而不薦言則其道窈然而莫測以有孚顒若言則其道翕然而胥信此斯道之神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无為而成鼓之舞之自得於神交精契之餘而莫知其妙也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此以卦體卦德釋卦名二陽在上而下為四陰

之所觀九五居中履正以陽剛中正之德爲下所觀
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順而巽合二體以取義中
正以觀天下此又信九五之德足以觀示天下而然
也又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此觀以
訓義釋卦辭也又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
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所以發明卦辭也天下
之所以觀者聖人也聖人所觀者天也聖人何取於
天哉以其不言之教見於四時之自行而无有差忒

此所謂神道也神即誠也體於心而謂之誠妙於物則謂之神一物也聖人設教於人含天何觀焉其能使天下觀而化則不言之教寓於始盥之時此所謂神道也中庸曰至誠如神又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也此卦其變為大壯卦其象風行地上為觀之象其占孚信在中則顒然可仰而言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相先王體之隨其地觀其俗因其情設其教此省方之本意也虞周時巡狩是也省方所以辨五方所有之性觀民所以觀百里不同之風奢則約之以禮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夫觀者四陰寖盛之卦是小人道長之卦也聖人變陰陽消長之例取以上示下以下觀上之義此固欲以神道立教潛消默制使盛長之陰柔皆化而為陽剛君子而不自知也不然四陰盛剝道教

愈微而小人愈彰矣此又益信易道之扶陽而抑陰也洪氏曰所以教者不過五教之目而五方之民異俗則其設教不得而槩施之修其教不易其俗所以入之易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者蒙穉之未發如冲人之未有知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大觀在上近之則見其道德之光而初六陰柔小人與五相遠蒙而无見如童穉然所見昏淺不能

識君子之大道在凡民為可恕不足咎也若君子而
如是則可鄙吝矣夫小人之不能遠見不足責君子
之不能遠見深可責小人而觀童以其親耒耜而耳
不聞環珮之聲事耕稼而目不覩恭遜之容居山林
而身不習朝廷之儀其出處不足關世道之盛衰其
得失不足係名教之重輕雖觀如童固不足為有无
也君子人歟社稷於已乎倚伏民望於已乎具瞻世
教於已乎權輿以此身膺天下之安危運風俗之樞

機所觀乃如童稚然不亦大可鄙乎嗚呼學稼之事老農專之无害也以樊遅而祇欲親此職則可吝圖利之志以巨賈為之未害也以子叔疑而亦存其心則可吝以順為正以妾婦為之未為過以公孫衍張儀亦為此態則可吝初六之童觀不責之草茅蒭蕘之賤人而責之朝著縉紳之清流蓋小人无學未足憂也君子无學深可憂也象曰小人道也謂所觀淺近有如童蒙此小人之事非君子之道也雖然曾參

不能見龍袞之禮孟子不及見班爵之制則君子固
或不可小知愚可為明柔可為強小人亦不可自畫
互鄉之童尚可以進潔己之功而長沮桀溺之避世
則局於蒙稚之見而不知自勉者也由童蒙之近觀
進而至於達人大觀小人未嘗不可進於君子也卦
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
九五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蒙而无見曰童有見而小曰闚有見固愈於无見也有見而小其愈於无見幾何六二與五為正應然四陰同類柔弱昏暗安能觀九五之大觀不過見正道之一節一目不能見陽剛中正之全體也如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不過小有所見而已誠齋所謂御事以東征為艱子路以正名為迂斯見也女則貞在士則醜夫君子之進德必洞察元亨利貞之道仁義禮智之綱謀王斷國之論萬世典禮之實可也若女子之

貞不過窺見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一節而已象曰亦可醜也窺觀之見是特女子之利在丈夫言之則為醜昔者褒姒哲矣而生厲階武后才智矣而禍唐室是女子之利其巧慧周觀而不正曾不若蠢愚罷厚而守正此六二之闚觀聖人曰女子貞亦予其利也昔者子貢遊夫子之門猶不能无貨殖之心无多言之累聞一知十自愧於回子貢之觀夫子其始也殆不能見其全及其聞一貫之旨悟性與天道之說

然後知足以知聖人非復前日以言語闚夫子者不
然是亦闚觀之可醜也程氏曰二既不能明見九五
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闚覘其彷彿則不失中正乃
為利也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醜也二陰柔
居内而觀外雖與五為應前為三四所蔽所見不明
如門中視物闚觀之象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生出也謂才德之出於已者六三柔居剛其位非正

然處上下之際上近觀光之賢則疑可進矣下比闚觀之儔則又疑其可退然六三處順之極能以至順之性順時以進退者也其曰觀我生而進必曰吾學可成乎吾業可精乎吾道果足以致君澤民乎如是而進必不觸於藩不入於坎窞之凶矣其進也何失道之有其曰觀我生而退必曰吾學問有未至乎吾德業有未進修乎吾果无偷生全軀之悔潔身亂倫之過乎如是而退必不困於石不據於蒺藜其退也

何失道之有昔伊尹拜成湯再三之聘則幡然有為不苟退也漆雕開聞夫子使仕之言則退然自遜不苟進也是二子者觀我生必有道矣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不觀九五而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未失道也楊氏曰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已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莫明於近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是聖賢

之君也六四切近其觀國之光想九五大觀在上如日在天明照四海輝耀八紘觀其人材則欝然而相輝觀其禮樂則煥然而有文觀其刑政則燦然而有條此時此際君道開明之時也小人熸熄之日也六四既觀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如此孰不願進於朝輔戴之以康濟天下也古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宜也象曰尚賓也尚謂志尚謂其既見君之明為邦家之光而志意向慕賓於王朝也雖然君子之

尚賔豈志於茍祿哉有光冐海隅之君則願爲邦家之禹稷有光於四方之王則願爲邦家之周召君子之仕也行其道而已矣楊氏曰六四侯明德之君而後進故其君尊尚之而賔其人下不輕一身則不輕一士矣箕子近天子觀國也王訪於箕子尚賔也白雲曰君之光莫光於有德國之光莫光於用賢六三遠君方且自觀其身而圖進退六四則近君之位已進而觀國者也國有光焉非利用賔之時乎盖无進

退之疑也或謂賔有不純臣之義夫忠臣嘉賔賢者
德之稱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居至尊之位係天下之望教化之興廢於我乎
出風俗之善惡於我乎出內外之理亂於我乎出要
必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自合乎
君子之德然後无愧於觀然後可以表正天下而无
咎此大學之新民必在於明德中庸之成物必先貴

於成已也象曰觀民也謂人君之觀我生不但觀已
之所行觀民德之善惡亦所以觀已也觀我所自出
者道雖本諸身得失則驗之民而後見楊氏曰民之
善惡生於君君之善惡形於民九五欲觀已之生觀
於民之君子小人而已故觀堯舜者以比屋觀文武
者以羣黎周誥所謂人无於水鑒當於民鑒中庸曰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即此意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為所觀者也上九以陽剛之德居无位之地雖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夫名望有時而幸得實德每患於不稱人以大匠名衆必觀其度材有離婁之明則无愧无離婁之明則方員不成咎將若之何人以樂工名衆必觀其正音

有師曠之聰則无愧无師曠之聰則律呂不諧將若之何揚雄負天下之望而不免大節之玷安石負天下之用而不副蒼生之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而民具爾瞻亦非薄德者所能當也此上九為天下之所觀要必有成德而後可象曰志未平也謂其雖不得位而為人所觀仰未可安寧而忘戒懼也昔夫子立教洙泗之上其道德足以聳三千之觀聽係萬世之重望遊其門者喻之宮牆以觀其高喻之江海以

觀其深喻之日月以觀其明夫子猶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以夫子之仁聖而所憂猶若是蓋惟恐其不盡君子之道而有負於天下之觀也吁此其志之所以未平歟

周易衍義卷五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胡念祖